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第七

成公　成世晉楚爲二伯齊魯衞鄭爲晉屬中國方伯秦陳蔡吳爲楚屬夷狄方伯齊本二伯以鞌戰後退爲方伯故以下不言公如齊而言公如楚【疏】魯世家宣公卒子黑肱立是爲成公

元年　年表周定王十七年齊頃九年晉景十年宋文二十一年陳成九年蔡景二年衞穆十年鄭襄十五年秦桓十四年楚共王審元年曹宣公十二年杞桓公四十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葬在即位後殯然後即位也

無冰　劉子云時公幼弱政舒緩也【疏】一日無冰天下異也時楚橫行中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晉敗天子之師於貿

戎天子皆不能討

終時無冰則志據桓無冰在春終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二月時未終而言無冰恐三月將有冰終無冰矣丑月寒令尙燠此月無冰知無冰加之寒之詞也謂此月最寒也寒不甚則於時終紀無冰寒甚則於二月紀無冰

三月作丘甲作丘甲畏齊也季孫有報齊之志故作甲以圖報

疏班氏說自黃帝有涿鹿之戰呂定火災顓項有共工之陳呂定水害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讙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爲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

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于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畧也周道衰法度墮至齊桓公任用管仲而國富民安公問行伯用師之道管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于是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定虖里而軍政成虖郊連其計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齊威既沒晉文接之亦先定其民作被廬之法總帥諸侯迭爲盟主然其禮已頗僭差又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兵制二伯之後寖以陵夷至魯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搜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于是師旅亟動百姓罷敝無伏節死難之誼孔子傷焉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稱子路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而子路亦曰千乘之國攝虖大國

之閒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治其賦兵教以禮誼之謂也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軌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禽桀紂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强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爲燕開路存亡繼絶功爲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犇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憐之爲之出兵二國并力遂走吳師昭王反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

作爲也 顔師古云別令人爲丘作甲也士農工商四類異業甲人非凡人所能爲而令作之譏不正也 丘爲甲也 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甲鎧也使一丘之民皆作甲 丘甲國之事也 禮百工皆官掌之 丘作甲非正也 丘農民不與工作之事 丘作甲之爲非正何

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如周官如董子立官象天篇所言農工皆有職以事

上古者有四民劉子云春秋曰四民均則王道興而百姓寧所謂四民者士農工商也班氏說聖王域民築城郭以居之制廬井以均之開市肆以通之設庠序以教之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授職故朝無廢官邑無敖民地無曠土理民之道地著為本有士民有商民通四方之貨者【說】王制有圭璧金璋不粥于市命服命車不粥于市宗廟之器不粥于市犧牲不粥于市戎器不粥于市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車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于市姦色亂正色不粥于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衣服飲食不粥于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于市有農民農民專播殖耕稼者有工民王制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工民事非農與商所能丘作甲非正也書者譏公盡民利惟務強民亂

農功之業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魯以三家爲三卿臧孫非卿也何以書內詳大夫也詳內畧外如外州見卒正內則見連帥也按許辰之子字宣叔此初與晉盟宣公世事齊因齊傲季孫乃主從晉故有此盟【疏】赤棘晉近地左傳晉侯會楚公子罷亦于赤棘罷既已涖盟又盟于赤棘當與此事同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先舉王師後言敗績自敗之辭也不言敵乃敗績正例

不言戰据魯諱敗言戰莫之敢敵也言戰則必列及是敵也爲尊者諱敵不諱敗傳曰爲尊者諱恥据王師不言戰而言敗績春秋尊周也尊以敵爲辱故諱敵不諱敗爲親者諱敗不諱敵傳曰爲親者諱疾据魯言戰不言敗春秋親魯也親則以敗爲隱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春秋尊周親魯尊之不敵愈以見尊凡周與列國異文者皆尊周親之不敗愈以見親凡內與外異文者皆親魯此經之大例也然則孰敗之据貿戎地如自敗文晉也劉子云周室多禍晉敗其師于貿戎

【疏】據趙穿侵崇也不言崇言貿戎者辟晉敗之也春秋爲賢者諱過二伯爲賢故諱敗王師言侵者侵天子地不明可言敗王師則不可言也

冬十月

季孫行父秃髮少 晉郤克眇目眇 衛孫良夫跛足疾 曹公子手僂身曲 同時而聘于齊四國同盟于齊二伯方伯小國同聘于大國也 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御迓迎也于齊臣中擇有同疾者相迓【疏】據此可見古人不以爲笑【疏】以形貌爲貴格 蕭同姪子【疏】左傳作同叔子 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婦人不檢至此齊侯縱之也 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謀所以報齊謀久不決 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傳謹禍患之始言此者爲下鞌戰攻聘齊不在此年傳先言此事附經時因冬無事故繫於其下今仍之集解

以爲經脫季孫行父如齊六字則誤矣 疏 齊世家頃公六年春晉使郤克于齊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郤克上夫人笑之郤克曰不是報不復涉河歸請伐齊晉侯弗許齊使至晉郤克執齊使者四人河內殺之八年晉伐齊齊以公子彊質晉兵去

二年 成編事實三傳全同大事細微皆合惟郛入運甲午晦三事小有異同然各說一義不爲大異也

春齊侯伐我北鄙 宣事齊篤成立而與晉盟故伐魯之貳於晉 疏 已開隙於四國猶復伐人齊以强自驕縱故取敗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劉子云齊頃公桓之子孫也地廣民眾兵强國富又得霸者之餘尊驕蹇怠敖未嘗肯出會同諸侯及興師伐魯反敗衛師於新築按齊大衛小衛雖爲主當以齊及衛此何以先衛齊失伯之辭伯者不與中國戰言戰亦失伯之辭衛爲次國亦當有二軍見四大夫但詳主將故畧之以內見四大夫起之也 疏 齊伐衛也以克及之者遇齊伐我之師故克齊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劉子云齊頃輕小慢大之行甚般而晉魯以往聘以使者戲二國怒歸求黨與助得衛與曹四國相輔期戰於鞌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斬逢丑父於是懼然大恐頓丑父之欺奔逃得歸按內將見一卿此見四卿明師皆四卿舉主將一人而已臧孫在叔孫上者佐上軍也不言凡孟孫者一卿居守也晉之將帥非一人此何以但曰郤克舉其主將上下軍士燮欒書可不言凡師師皆同非獨晉為然

疏 嬰齊文公孫叔肸子四見經手左作首曹一見公子公孫手會言郤克起下殺三郤齊世家十年春齊伐魯衛魯衛大夫如晉請師皆因郤克晉使郤克以車八百乘為中軍將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以救魯衛伐齊六月壬申與齊侯兵合靡笄下癸酉陳於鞌逢丑父為齊頃公右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郤克血流至屨克欲還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願子忍之遂復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為右車絓于木而止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戲之丑父使頃公下取飲因得亡脫去入其軍晉郤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僇後人臣無有忠其君者矣克舍之

丑父遂得亡歸

其日據日在會上或曰日其戰也凡敗皆日或曰義得相通則可并存其說日其悉也悉謂詳內二軍將佐四人不如常例但目主將曹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據無大夫不言公子以吾之四大夫在焉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內既見二佐之臧孫嬰齊則曹之卿自得敘也疏次國二軍何以同時見四大夫二軍四卿一將一佐一見以示例也魯方伯位同天子之卿其卿同天子大夫其大夫同天子之士三卿九大夫詳於內得見十二人也舉其貴者也不使內詳見四大夫而外乃言人與外卑者共行戰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者特以貶齊疏不言來盟言如師而後盟者非前定之盟如師乃議之也內大夫在日師

己酉及國佐盟于爰婁齊自晉文會盟後至此四十餘年不與諸侯相通盟會此言盟齊受盟於晉齊

為方伯之辭也

鞌去國五百里國都城也鞌為齊地已五百里合計齊地不止方千里矣左傳云今大國多數圻齊晉同也

爰婁去國五十里知五百里五十里者以地圖考之

壹戰緜地五百里從鞌至爰婁疏案以上說本事以下兼說襄十八年同圍齊事

焚雍門之茨雍門齊城門茨蒺也詩牆有茨

疏左傳襄十八年伐雍門之萩按左于此戰不詳此事

侵車東至海侵車侵伐之車言時侵齊乃至海左傳襄十八年東侵及濰南及沂此戰未嘗至海

君子聞之曰兼指三事而言

夫甚甚之辭焉此戰于鞌乃盟于爰婁襄十八年焚雍門之茨侵車至海言因齊之敗逼之甚

齊有以取之也頃盡二君皆有以取之

齊有以取之何也此但問本事

敗衞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晉衞周同莊二方伯

敖郤獻子又得罪于大國獨目郤克舉其大者

齊有以取之也以驕敖致敗驕為國之大戒劉子云明主有三懼一日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日得意而恐驕三日聞天下之忠言而恐不能行

何以識其然也越王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進臣五令羣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而恐不聞其過者也昔者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得意而恐驕也昔者齊桓公得管仲隰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管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先祖此闔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

爰婁在師之外謂國佐方來求盟未入師中而郤克與之約也郤克曰反魯衛之侵地前後所取於二國之邑下汶陽田是也取不見經為內諱且見者不再見以紀侯之甗來兵敗皆有所賂戎捷衛寶郜鼎是也紀侯甗蓋齊滅紀所得以蕭同姪子之母之母二字疑衍為質前為所笑故欲以為質

疏據此則質子春秋常事傳言交質子不及二伯者經義如此故春秋於交質之事絕不一書

使耕者皆東其畝詩言阡陌曰衡從其畝言四方屬地曰東南其畝曰南畝無西北之交曰南畝謂南極之地尚農粒食東南其

畝亦謂東南方皆成田畝東其畝齊在晉東方境畢屬齊晉收其田畝之賦稅故左傳盡東其畝則是鄙我也鄙謂外屬如今秦西屬國戰國秦楚屬地有在山東者是也秦如滅鄭則以鄭爲鄙所謂越國鄙遠是也【疏】齊世家晉軍追齊侯至馬陵齊侯請以寶器謝不聽必得笑克者蕭桐叔子令齊東畝

然後與子盟要約四事然後與盟齊爲晉所屬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疏】衛世家孫良夫救魯伐齊得復侵地以紀侯之甗來則諾許其二事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之母二字疑因下文而衍上文無二字左傳公羊亦無

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戰而執人之母非禮齊晉二伯如兄弟故曰猶晉君之母孝經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疏】史記高祖謂項羽曰吾翁卽若翁卽用此傳之義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土齊謂以齊爲晉屬邑土齊卽割地地雖在齊晉收其賦稅舊說謂利戎車詩衞從其畝以阡陌言則縱橫因地自然斷無有東西無南北之理且利戎車亦主客相同盡改田畝事極難行於晉無大利不知畝

無東法也按周官以土圭土地中土度也不可駁其二事請壹戰壹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以五言之經有五卜五不克舉國而授舉國而授則不得但許其四事於是而與之盟國佐不屈魯衛畏而為之請晉因而與之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疏宋世家二十二年文公卒子共公瑕立日者不正前見矣

庚寅衛侯速卒疏衛世家十一年穆公卒子定公臧立

取汶陽田田者開田非本封可以出入故土地出入皆托之田以避諱之若賓邑本封先君受之天子不敢言歸取此分齊侵地不言齊諱會四國伐取田疏公羊汶陽田者鞌之賂也自此以後齊貶為方伯楚升為二伯齊為兗州衛為冀州鄭為豫州魯為青州此內方伯也外則陳屬荊州故陳不與中國盟公不如齊年表與晉伐齊齊歸我汶陽之田

冬楚師鄭師侵衛伐衛以救齊疏左傳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魯請盟楚人許平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此蜀在青州魯近地左傳我於是有蜀之役劉子說亦從

左傳此無別事而下再舉地非一地矣何以再地皆日蜀蜀爲近地爲匱盟故同以蜀言之以爲盟非梁州之蜀也例公不會大夫此不諱者楚無大夫與莒人同故不諱也按蜀今四川蜀也向書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今地多在四川故春秋以秦爲梁州伯故記秦事多在梁州如梁亾楚秦巴滅庸秦入鄀皆在梁州此蜀亦在梁玫自殽以後秦師東道不通未嘗至山東則匱盟之蜀有秦必在梁州無疑梁州之圖經疏會不月以盟之月見梁巴鄀庸蜀夔崇七國備七卒正之數疏加於會之上見會盟楚大夫正言盟會始此楚新爲二伯也

楚無大夫據椓宜申不氏此楚以上大夫不專兵會盟皆稱公子貴同大夫疏目君自此始言大夫專兵會盟其曰公子傳曰號从中國名从主人也時楚稱王嬰嬰齊稱王子經用內外繙譯稱之爲公子疏齊穆王子莊王弟字子重五見經兩伐鄭伐莒伐吳何也據處父猶不氏嬰齊亢也亢謂專與諸侯同盟傳於大國大夫言亢如處父是也楚新升爲二伯大夫尊爲卿得與公相敵故得氏公子有大夫矣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

繒人盟于蜀 此蜀者何梁州國何以見非前蜀以秦不與伐我而與會盟知不在魯也何爲以蜀言之二州皆有蜀諸侯畏晉盟于梁州畏晉託以爲在山東城下之盟于左傳所謂匱盟也 疏 年表鄫與楚盟楚在上者主盟會新爲二伯也齊爲二伯何以序鄭曹之間新貶爲方伯故使在方伯之末卒正之上也何以不序乎宋下陳上貶宋齊相連則貶意不明故特殿方伯之末以起之繒及敘者夷狄主會故得敘微國曹以下君也以齊稱人則從同也不致者會夷狄則不致也

楚其稱人何也 据楚爲伯會諸侯當言公子 疏 左傳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甯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大夫盟于蜀

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 公羊所謂稱人則不嫌也公諱會大國大夫不諱會小國大夫前會以公會嬰齊嬰齊亢矣此貶嬰齊稱人所以抑其亢以公盟人則公獨尊故曰得所其人諸國何也匱盟也 疏 左傳鄭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蓋楚伐魯衛公與嬰齊會于師楚得齊魯衛乃與秦約大盟會于蜀山東諸侯皆從楚秦而往盟之當時既屬竊盟在經亦諱以中國從夷狄會故以二蜀託爲一地也

會與盟同月 如雞澤同月無關事 則地會不地盟 雞澤會地

盟不再地不同月則地會地盟叔孫豹會與盟不同月又非有問事故再地宋此其地會地盟何也此無問事又同月但會言蜀下不再須地以公得其所申其事也此說經意兩言蜀本起非一事從得所言之則若本一地者然不地疑會盟繼事嬰齊亢意不顯故地以起一事今之屈向之驕也向氏公子驕亢嫌嬰齊實如中國稱公子今故貶稱人因後之貶以起前之實非公子爲奪其王號故氏公子而後亢意見也有前之尊驕不能不有今之卑屈正名號之義也

三年年表宋共公元年衛定公臧元年晉侯再立六卿楚申公巫臣奔晉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伐不月月者著之何爲著之冬十一月盟于蜀正月即伐鄭蓋晉知其匱盟也蜀之會公及宋衛曹皆在會諸侯盡從楚晉侯討鄭而四國協從盟楚稱人伐鄭稱爵進中國而惡夷狄也疏年表魯會晉宋衛曹伐鄭獨言宋衛明前會秦陳鄭皆楚黨晉雖有魯宋衛曹者春秋惟三國篤從晉不序邾薛鄫成世猶略小國也伐鄭及鄭平也

辛亥葬衛穆公日葬者伐鄭衛侯背殯而出故日以危

二月公至自伐鄭月者危蜀之匱盟公冬方與鄭同盟楚主盟春正月卽同晉伐鄭晉若不知蜀盟者故危而致又月危之甚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劉子云時三桓子孫始執國政宣公欲誅之恐不能使大夫公孫歸父如晉謀未反宣公死三家譖歸父於成公成公父喪未葬聽譖而逐其父之臣使奔齊故天災宣宮明不用父命之象也疏一日三家親而亾禮猶宣宣公殺子赤而立親而無禮天災宣廟欲示去三家也

新宮者据僖禰廟言西宮禰宮也公羊宣公之宮也劉子云宣謀殺子赤喪娶天惡之生則不享其祀死則墦其廟按喪至此二十八月喪方畢主新入廟故以新言之不言西者初入廟故以新言之災尤重言新以起之

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禮檀弓有災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班氏說災三日哭所以然者宗廟先祖所處鬼神無形體日今忽得天災得毋為災所中故哭也

迫近不敢稱謚据桓宮僖宮災毁廟言謚

恭也班氏說西宮穀梁以爲宣宮不言謚恭也其辭恭不稱謚且哀三日哭以成公爲無譏矣嘉其得禮餘言災皆有譏辭

乙亥葬宋文公宋卒在衛先何以葬在衛後七月乃葬緩也何以緩既背殯且厚葬也疏宋世家始厚葬君子謂華元不臣矣

夏公如晉公如晉明晉伯中國成不言如齊齊降也成十年言如晉存中國伯也晉於此再立六卿不書爲之諱成世見趙荀士欒郤韓六姓以起立六卿六卿專政也再再立六卿共不可見何以見十五人大國三卿九大夫共十二人成世晉共見十五大夫及未見經之晉魏不下十六七人以有升降更代也六族中惟韓只見韓穿餘皆同姓同時爲大夫蓋六族十二人例得同姓並見也大國三軍三卿爲帥三上大夫爲佐此晉國三軍之制也用新軍則三卿一上大夫爲帥二上大夫二中大夫爲佐則十二人之數備也其有居守之卿大夫則臨時改命別人以攝代軍政經於成公篇詳晉大夫以明大國軍制也

疏不晉世家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爲王景公讓不受晉始作六卿韓厥鞏朔趙穿荀騅趙括趙旃皆爲卿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從晉伐許此初伐許爲鄭卒正凡經言伐者多起方伯卒正之例鄭七穆如魯三桓魯紀三桓詳公子公孫之卒終春秋鄭雖不紀卒七穆見經者五大夫六公孫公孫之子孫以王父字爲氏者如良游罕駟國五族詳錄世系與魯之紀三桓相同他國無此例 疏 去疾穆公子字子良後爲良氏經書良霄是也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公羊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服也

大雩不月者七月也七月非雩時故不月以譏之 疏 春秋凡七月不言七月者九見說詳定九年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牆咎如此不獨衛從但敘衛者內衛也非有所見不錄不言帥師者不許其伐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荀庚下大夫也以前不書晉聘以下不書天王聘此亦升降之道也 疏 荀庚始見荀林父子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良夫衛上卿也特書以見例

丙午及荀庚盟爲鞌戰晉衛皆來聘何以不同日盟尊二伯故先之別尊卑明貴賤春秋之大義也王制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疏庚林父子中行宣子

丁未及孫良夫盟春秋決嫌明疑晉大衛小晉卿先於衛是也特以大國之大夫與次國之上卿相比尊卑同也尊卑同則得以大國先之特相比以見例

其日據來盟不日公也據盟日皆公來聘據前宣盟直言來盟此而求先出來聘明正爲聘使盟此遂事也知求盟者聘先盟後事由外起也疏公羊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不二國本有盟因聘尋求盟耳

言及者據前宣言來盟不言及以國與之也前定如一國之人皆盟之不言其人據聘盟言及不言人亦以國與之也聘盟之例亦如來盟前定也不言求據陳言乞盟也兩欲之也時晉衛勝齊伐鄭齊侯自治懼而求盟

鄭伐許 狄鄭也不正其一年再伐許前與楚伐衛喪與夷狄交伐中國也於此狄者修襄公事也起悼公三伐搗父惡

四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華世卿也魯鄭公族世卿皆詳公子公孫明其世系宋華樂宣皇不言公子公孫者戴公之後在春秋初也魚向蕩桓公之後桓族必不書故異姓畧之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疏 鄭世家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費立

杞伯來朝 禮五年一朝志者不合五年之數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日卒正也臧孫大夫也卒者賢之日者亦賢之也○子紇繼立

公如晉 年表公如晉晉不敬公怒去背晉合于楚

葬鄭襄公 疏 鄭世家悼公元年鄦公惡鄭於楚悼公使弟睔于楚自訟訟不直楚囚睔於是鄭悼公來與晉平遂親睔私于楚子反子反言歸睔于鄭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劉子云城鄆以彊私家

鄭伯伐許三伐許矣鄭在喪不稱子者春秋伯子男爲一等鄭以伯爲方伯貴賤相嫌故不稱鄭子在喪不能改父之惡復用師伐許諸侯怒而憎之懼而爲蟲牢之盟

疏五經異義公羊以不言子爲譏左氏以不言子爲王事許從左氏鄭從公羊紛紛爭辨皆非也公羊鄭忽傳貴賤不嫌句同辭句本明鄭在喪不稱子義說公羊自董子以下皆誤解故許據公羊說異義所引皆後來師說多失本義如以穀梁爲夏田公羊夏夏不田之類是也今皆明本義以正之

五年年表鄭悼公元年公如楚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大戴本命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爲其逆德也無子去爲其絕世也淫去爲其亂族也妒去爲其亂家也有惡疾去爲其不可與共粢盛也口多言去爲其離親也盜竊去爲其亂義也禮襍記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使者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臣某敢告于執事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

避諱敢不敬須以傷命使者迎主人拜送之如舅在稱舅舅沒稱兄無兄則稱於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皆稱之班氏說出婦之義必接以賓客之禮君子絕愈于小人之交詩云薄送我畿鄭君說嫁于天子雖失禮無出道遠之而已天子諸侯無子不出

婦人之義嫁曰歸以夫爲家尊其志也反曰來歸譯出言歸明絕于夫家外出言歸夫人歸于齊是也

仲孫蔑如宋劉子云蔑專會**疏**報前聘書以明下伐大夫如宋二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劉子云首專會方見荀庚又言荀首荀氏有二大夫矣**疏**荀首一見荀首林父弟別食知邑其後爲知氏

梁山崩劉子云山者陽之位君之象也水者陰之表民之象也崩者壞沮也壅者不得其所也天戒若曰人君擁威重道將崩壞下亂百姓將失其所矣哭然後流喪亡象也梁山在晉地自晉始而及天下也後晉暴殺三卿厲公以弑溴梁之會

諸侯大夫皆執國政其後孫甯出衛獻三家逐魯昭單尹亂王室穀梁集解引許愼說山者陽位君之象也象君權壞此爲晉記災也不言晉爲天下記災名山大川不以封也此與日食地震同義

不日何也（據沙鹿崩言日）高者有崩道也（沙鹿卑陷乃日）有崩道則何以書也（山崩常事）曰梁山崩（公羊梁山者梁上之山）者壅遏河三日不流（班氏說穀梁傳壅河三日不流晉君率臣羣哭之乃流按此記災也故不日）晉侯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王制云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幷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言本欲速今下車鞭人則失時若以鞭人時行路雖不辟而取道可遠）

疏 韓詩外傳有不知事而行可乎七字

伯尊下車而問焉（因其言異敬而問之）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從晉來知其事）伯尊曰君爲此召

我也爲之奈何問禳禱之術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言此者主天也春秋記災明天道以正人事也凡記災皆爲天也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韓詩忠作私前不告者辟人也輦者曰君親素縞降服也有災則降服帥羣臣而哭之哭之則憂災既而祠焉祠之則有禮斯流矣神感而河自流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爲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年表梁山崩伯宗隱其人而用其言劉子云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于海焉能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焉能生雲雨爲功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譏其不薦輦者也**疏**績或作續韓詩作後韓詩曰君問伯尊何以知之伯尊不言受輦者詐以自知

秋大水劉子云時成公幼弱政在大夫前者一年再用師明年復城鄆以彊私家仲孫蔑叔孫僑如顓會宋晉陰勝陽

冬十一月己酉天王崩不葬者不危也疏周本紀定王二十一年崩子簡王夷立按定王二十一年五記王朝事一稱天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晉同盟始此同盟所以外楚然則兩伯之辭也何以兩見晉齊晉主盟而齊來受盟則齊非二伯矣齊非二伯何以敘諸侯之上貴者無後待之以初存齊爲伯之辭也鄭伐許諸侯憎惡故爲此盟齊下於晉故來盟春秋無無二伯相會盟正辭晉齊相會者齊已失伯晉楚相見者楚非正伯也疏據左傳此會當無宋公左傳經亦有當同誤衍

六年年表周簡王元年据左氏世家此年晉遷于新田不書外遷不書凡書者皆有所起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月者公出在外聞天王喪不急奔弔乃安然反國有危道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魯五廟舊典也立者別爲之不在五廟內故有別祭

立者据立簒國辭不宜立也舊說武公之廟毀久矣故傳曰不宜立也宗廟之事名器所重非禮者皆日功築不日日者謹之甚大惡也

取鄟鄟青州連帥公羊以爲邾邑當是邾屬經見二十一連帥故書之疏不日者內之小國也

鄟不知國邑國也据取郜知國內諱滅國言取疏左氏云取鄟言易也與傳同公羊以爲邾邑疑邾屬國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晉爲蟲牢之盟宋辭以難故晉衛侵之侵有晉鄭夷狄但月衛者與下相起疏左傳蟲牢之盟宋公使向爲人辭以難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据此是諸侯之侵宋有戎狄也善事則舉中國如衛是也惡事則舉夷狄如戎狄諸侵伐是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朝時此其月者爲天王喪也有天王及父母之喪不行嘉禮兵事危不譏吉禮乃譏又不能偏譏譏一以起其餘也

公孫嬰齊如晉不如京師弔葬而如晉不貶絕而罪惡見疏左傳如晉受命伐宋

壬申鄭伯費卒不葬者其父前與楚伐人喪故楚今亦伐其喪因有師去其葬父伐喪去其子葬者國君一體也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蔑前聘宋因宋辭蟲牢之盟故晉使侵宋魯衛同伐宋矣疏同倫相介議此何以不言議軍制也軍制何以見二卿二卿二軍一言以示例也鞌之戰言四大夫此何以言二卿不言佐也鞌言季孫叔孫此何以言仲叔曰一子守二子從三卿可以皆將不必司徒居守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前鄭與楚伐衛喪今楚亦伐其喪故不葬春秋未葬以前爲伐喪既葬不以伐喪言之此去葬明被伐時未葬疏楚大夫帥師始此成世楚伐鄭三見二臣一君

冬季孫行父如晉爲賀遷也言此以明事大國之禮疏左賀遷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善之者楚伐鄭喪晉有憂中國之志救之不求勝楚晉三軍六卿獨目欒書者中軍帥舉重也疏年表使欒書救鄭遂侵蔡左傳欒書救鄭楚師還晉師亦還

七年 年表晉以巫臣始通于吳而謀楚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劉子云近青祥亦牛禍也不敬而區霿之所致也昔周公制禮樂成周道故成王命魯郊祀上帝以尊周公至成公時三家始專政魯將從此衰天愍周公之德痛其將有敗亡之禍故于將祭而見戒云鼷鼠小蟲性盜竊鼷鼠食至尊之牛角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又其小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季氏乃陪臣盜竊之人將執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鼷鼠又食其角天重之之語也成公怠慢昏亂遂君臣更執于晉至于襄公晉爲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奪君政其後三家逐昭公卒死于外幾絕周公之祀

不言日 据口傷言之日當作之急辭也 据言之緩辭過有司也 備灾不盡牛自傷不由鼷食故言之以免有司之過也故言過者小失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 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孝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

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牛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

也有司展祭牛而即知傷是展祭之道盡不能防災禦患致使牛傷故言之以顯有司之過改卜牛鼷鼠

又食其角又据上食不言又有繼之辭也据又雩繼上辛雩已食再食故言又其据上言郊

牛角此言其緩辭也與言之同言郊牛急當改牛曰亾乎人矣言災出非常乃人君之所致全

由天生非人力所能挽非人之所能矣乃天災備之已盡猶如此所以免有司之過

也初食由不謹後食乃天災所以免有司之過專責君也乃免牛此不以郊為識不喪不廢郊敬天之至不敢

以家事辭也乃者据改卜牛不言乃亾乎人之辭也据乃難辭原其事于天非人力免牲

者為之緇衣纁裳君為緇衣纁裳降服也有司玄端三卿也玄端亦懼災之意奉送

至于南郊南郊者郊天之地也送牛于此亦反之于天示不敢專也此卜郊不吉不郊乃免牲之禮免牛

亦然牛雖傷亦于南郊免之敬之至也免牲不曰不郊免牲可言不郊不近于不敬言免牲則不郊

見疏據牛死言不郊僖三十一年哀元年皆亦不言郊免牛亦然說詳僖三十一年

吳伐郯書此見吳之侵中國也郯伯姬魯婚姻之國吳伐之而從吳下晉人來伐討其從吳也疏夷狄伐小國不書書者爲下諸侯伐郯地理志東海郯下云故國少昊後盈姓左傳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朝時此其月者天王喪未再祥也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衰麻而行吉禮非也

不郊猶三望免牛不言不郊言者爲三望起猶者可以已之辭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再伐鄭時陳蔡許從楚伐鄭不敘三國者爲中國諱也楚稱王子經書公子者從我言之此中外異名例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此齊侯從晉侯伐之始以方伯從二伯也去年救獨言欒書此諸侯同王大之也故鄭服而以會致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晉齊同盟再見矣進邾莒杞始列會盟時晉屬齊魯衛鄭楚屬秦陳蔡吳言同

以外楚也【疏】以前小國不敘莒至此乃敘莒故左傳以莒服言之六卒正見會盟有次序也

公至自會以會致者重同盟

吳入州來書此見吳之叛楚也州來徐州國舊屬于楚吳強而取之所謂蠻夷屬于楚者吳若取之巫臣之謀也以下楚爲吳所弱後吳以州來遷蔡故經以蔡爲徐州伯以夷狄待之不與同盟也

冬大雩

雩不月而時據入九月言秋者七月非之也譏不時故以時見冬無爲雩也說詳定元年

衛孫林父出奔晉劉子云定公惡林父林父奔晉【疏】此以戚奔也不言以邑叛爲晉衛諱據世家左傳皆言以地按林父良夫子謚文子左傳曰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孔疏武公至林父八世

八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劉子云齊侯敗鞌之後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好女之色出會與盟下諸侯國家內得行仁義聲聞震乎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為來尊寵不武而得之可謂能詘免變化以致之故福生隱約而禍生于得意此得失之致也 疏 按韓氏始見後分晉國藝文類聚引劉子誠子書云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敬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云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弔隨而來齊頃公之始藉霸者餘威輕侮諸侯虧蹇跛之客故被鞌之禍遁服而亡所謂賀者在門弔者在閭也兵敗師破皆弔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之邑所謂弔者在門賀者在閭也

于齊緩辭也 言之皆緩辭晉以田歸齊者齊為方伯有功則二伯得加地取于間田以祿之二伯相敵則無此辭

不使盡我也 為之請歸不使晉制命于我故以緩辭言之 疏 成世言晉大夫一姓皆同時見二人或三人惟韓見一人而已

晉欒書帥師侵蔡 據左傳時有侵楚侵沈之事不書者辟獲 疏 從此至襄八年間十入年乃見書被侵不

記別事左傳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獲沈子揖

公孫嬰齊如莒聘而娶也魯聘屬國如二伯聘魯儀 疏 左傳逆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謀婚事婚禮有六經見納幣親迎而已餘不見者畧之此何見來聘詳錄伯姬也 疏 華氏始于桓二年終于昭二十二年世執國政宋族之最久者華聘已定事已成矣更使壽納幣明非重事壽未爲卿亦以此起之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壽桓公孫蕩意諸父蕩伯姬之孫也讓卿于子何以書來納幣賢之之也宋不見公子公孫此何以獨見壽者以見公孫壽之父子之賢也壽讓位于其子以存宗蕩意諸能死事父子皆賢壽讓尤美故賢之如衞孫鱄魯叔肸皆以不爲卿而見經也賢者子孫宜有後澤覆其宗故春秋爲之諱不氏蕩也 疏 班氏說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昏禮經曰親皆沒己躬命之納幣使大夫正也稱使諸侯之婚自主之納幣不書書者詳錄伯姬也劉子說婚禮不稱主人諸女之辭託之于母與公族而經目宋公使命辭窮必託之君也紀履

緰不言使者小國不言使同姓見二卿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劉子云屠岸賈得幸于靈公景公時賈爲司寇欲討靈公之賊盾已死欲誅盾之子趙朔曰盾雖不知猶有賊首賊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弑盾在外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將誅其後是非先君意而妄誅之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賈不聽厥告朔趣亡朔不肯曰子不絕趙祀朔死不恨厥諾稱疾不出賈不請擅與諸將攻趙氏于下宮殺趙朔等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

疏 晉世家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趙庶子武爲趙後復與之邑按趙世家說與劉子同晉世家同左傳以朔早死殺者同括趙世家以爲有朔則經無緣不書是晉世家得其實趙世家爲趙史之文虛美諱惡事不足據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公立已八年來錫命者因事加服經三見錫命一初立一追命及此是也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曰天子何也據言天王曰見一尊也公羊傳曰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傳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焉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班氏說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為接上稱天子者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帝王者明位號天下至尊之稱以號命臣下也又云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王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也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以其俱命于天而主治五千里以內也天王始終于此故見一稱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書者女子大歸喪與未嫁同服期且因歸喪猶氏杞者見從一而終之義

晉侯使士燮來聘此伐鄭爾因其過我故言聘如因伐秦而朝京師者然晉鄭相去千餘里主將士燮不能伐聘後帥師在一時之內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鄭齊稱人避士燮之尊鄭在魯東小國晉無緣伐之伐之者以吳故鄭從吳為魯患魯畏吳告于晉合諸侯而伐鄭以擯吳也故前書吳伐不然則夷狄伐小國不書也

疏晉始

通吳欲以獘楚吳強亦自
忌之故郯小國亦爭之

衛人來媵傳曰一人有子三人綴帶案媵以三女備姪娣班氏
說取兩娣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恐一國血
脉相似俱無子也二國來媵誰爲尊者大國爲尊國同以德德
同以色所以不聘妾者人有子孫欲尊之義不可求人爲賤春
秋書來媵可求人爲士不可求人爲妾士春秋內衛首目之
郎尊之漸次不止于士妻雖賢不得爲嫡【疏】同姓魯衛最親凡
諸侯之事多目舉
親故媵則首衛也

媵淺事也不志據杞伯以下皆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
故盡其事也不得其所謂災死賢伯姬死得其所故盡【疏】一媵
錄之女惟伯姬適大國王後故詳錄之
女而三國來媵一嫁事而十七書之使春秋盡錄嘗
日之事豈當千萬倍于此于此見春秋削者多矣

九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言歸者明前見出于杞叔
姬不再繫杞者統于夫言

杞伯可知公羊杞伯何爲來逆叔姬之喪內辭也脅而歸之也

傳曰此傳亦專說杞伯姬非總例蓋傳有綱領亦有細節非一本也大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爲爲之服禮出妻不歸葬不服今既迎喪則必爲之服違禮傷教書杞伯來見其脅于魯躬自逆所以深責之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同者外楚外楚者以楚爲二伯故外之以晉獨主中國晉爲主齊魯衞鄭來盟中國皆在是也疏蒲衞邑伯者會盟諸侯不敢有其地而有主文以二伯尊承天子也非王事乃有以地主見者

公至自會凡盟皆爲有貳者因汶陽田故諸侯貳故爲此會以尋馬陵之盟將會吳人吳人不至

二月伯姬歸于宋不言逆逆者微履綸書者一見不再見月者詳錄伯姬伯姬賢而不得其所故詳錄之且以明詳略例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劉子云伯姬者魯宣公女成公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于宋恭公不親迎伯姬迫于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于宋致命于伯姬還復命公享之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勞于遠道辱送小子不忘先君以及後嗣使地下而有知先君猶有望也敢再拜【疏】按女者在塗之稱女已嫁三月猶言女者見伯姬大也夫之辱不行夫婦之禮班氏說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昏禮請期不敢必也一婦人三月然後祭于廟舅姑既沒亦三月然後奠菜于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曾子問曰女未廟見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左氏說天子諸侯不親迎今學主親迎也

致者據內女獨此言致不致者也據用致夫人【疏】左氏有致女禮當以補禮經之闕蓋女嫁三月廟見成婦于夫家則女家自當使人往致命且三月不廟見則女子當反亦必有人往受之此所以有致禮但雖有其禮而經不書書者則爲變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伯姬已嫁當制于夫不當以父制之如宋致女致致命也如宋致命已嫁猶以父命制也是以我盡之也宋公前失禮宜自責

以解於伯姬不以夫禮臨之乃求解於魯宋公失夫道魯失父道不正故不與內稱也內稱謂言伯姬外乃稱女言女起不廟見不言伯姬不使內得制之逆者微故致女明致爲不親迎詳其事賢伯姬也劉子云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也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始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爲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

晉人來媵晉者同姓之大國言親則舉衛言大則舉晉一定之辭也伯姬一事詳錄中國諸侯夫家王後母家魯媵者二伯大國與親者之衛同盟國晉齊宋魯衛皆在此所以詳錄伯姬之辭如碩人之詩矣疏伯姬已行乃來媵待年於父母國之禮

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嫁後後來媵所謂待年者也先以名通待年於夫人父母之國此不同行是嫁時不定同往晉同姓國疏再發傳者時在嫁後媵義異又以同姓故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疏 齊世家頃公朝晉而歸弛苑囿薄賦斂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說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者十七年頃公卒子靈公環立

晉人執鄭伯 爲鄭伯會楚子成於鄭不言以歸者鄭伯如晉在晉執之與在會伐者不同 疏 鄭世家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使人來與盟成公私與盟秋成公朝晉晉曰鄭私平于楚執之使欒書伐鄭

晉欒書帥師伐鄭 欒書再帥師不以諸侯從之者亦狄之如楚大夫執人君以伐人國如夷狄也 疏 年表晉執鄭成公伐鄭

不言戰以鄭伯也 據楚執宋公以伐宋不言戰戰蓋衍言以爲晉諱不言以 疏 字伯下當有諱字誤脫耳 爲尊者諱恥 尊謂周也春秋尊周傳曰尊者諱敵不諱敗恥猶敵也不尊則不諱恥 爲賢者諱過 春秋賢二伯賢謂二伯也過謂過行非賢所宜有楚言以晉不言以楚夷狄晉二伯也晉賢故春秋升之爲二伯有過失則諱之此惡事故不言也 爲親者諱疾 春秋親魯親謂魯也傳曰親者諱敗不諱敵疾猶病

也謂晉爲賢鄭在中國辱也【疏】又同姓亦親例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齊葬例日月者從方伯例爲鞌戰受盟朝晉楚貶爲方伯也春秋以葬起其國之尊卑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不言入莒而反云莒潰自潰之辭如梁亡鄭棄其師

其日据沈潰不日莒雖夷狄据稱子不葬無諡又不言朝【疏】左氏以莒爲夷狄猶中國也爲魯屬國會盟不殊春秋待之如中國大夫潰莒而之楚潰者上下不相得魚爛之詞楚師方來莒臣叛而奔楚莫與楚鬥是以叛其上爲事也潰叛也國曰潰邑曰叛國有難臣當效死勿去安食其食有難而叛之失臣道矣【疏】据左氏莒因城惡爲楚所入非大夫叛莒從楚經言潰傳以叛上爲說者惡其無備故加叛辭以爲惟欲叛上從夷狄乃可以不自備耳所以深惡之也惡之惡莒大夫無臣道故謹而日之也中國潰日外夷潰不日莒日潰以中國待之

楚人入鄆鄆內邑時爲莒有經不許莒有仍用內辭如莒鄆爲內邑楚因伐莒之師入鄆者然以鄆爲屬莒當言遂不再出楚人所以爲內諱也

秦人白狄伐晉不言及秦狄也晉前同白狄伐秦不言及狄晉也【疏】侵伐多有戎狄經多略之不言此爲一見例

鄭人圍許時鄭伯執于晉伐許以示不急君則公孫申之謀也

城中城春秋兩言城中城皆修魯國城

城中城者非外民也據城西郛知中城非外邑因畏楚師城內城爲自固計城中城是有棄外城之志不知愛民以自強恃城自固故非其外民

十年年表齊靈公元年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晉命也稱弟者內衛例春秋方伯從楚唯蔡最深唯衛專心事晉不

從夷狄故春秋內衛而惡蔡也【疏】或云黑背公孫剽之父也其父專兵其子行弒此春秋之
內衛故稱弟嘉其能外楚也
先見故盡其親以譏之凡稱弟兄之例惟衛一言兄兩言弟齊
一見年陳一見黃宋一見辰秦一見鍼鄭一見夷大國晉外方
伯蔡吳楚皆
小國皆無之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郊特牲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親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春秋魯郊非禮也不加譏貶者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王制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祀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據此知春秋不許魯郊也或曰魯天子之禮成王賜周公者此別說非春秋義也何以言之成王賜天子禮樂當全賜之今以為譏六羽而許郊天是許其大而吝其細也不郊大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六羽小事必貶絕而後罪惡見以不許六佾之僭知不許郊天之僭也曰郊既以不譏為譏而郊之失禮復有譏文似乎惟譏失禮而不譏得禮曰非也郊而得禮祀天嚴肅雖僭猶敬郊而失禮僭又不敬故重譏之所謂五重罪也春秋此為一大例所謂不待貶絕不勝譏者是也【疏】亦

卜者禮意當有示不敢專耳

夏四月不時也郊春事四月不時五卜據禮卜以三爲制五卜已入五月猶繫四月者卜月也強也不吉而強卜至于五乃者亾乎人之辭也言其卜多志在必郊至于五卜乃止此亦天止之非人力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齊世子光稱世子此何以稱晉侯以爲晉侯獳也州蒲已立爲君何以仍繫之景公不許州蒲得立之辭國有大事君不能行事子奉君命攝行如王世子可也晉侯有疾世子當侍疾不得出伐鄭又非急事有君更立君失君臣父子之道大惡故正絕不使州蒲以子代父然則何以見其義景公之不葬所以絕州蒲也伐不月月者謹之也晉前執人鄭君伐人圍今又立太子急伐以求利大惡月以起之也【疏】世家四年春鄭患晉圍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繻爲君其四月晉聞鄭立君乃歸成公鄭人聞成公歸亦弒君繻迎成公晉兵去

齊人來媵齊大國異姓來媵夸美之辭三媵十二女非諸侯之制經何以言之但言來媵于我不必其如宋也且宋

王後也用其禮樂備【疏】晉女賤敬嬴異姓齊亦異姓伯姬歸十二女之文亦可也宋一年始來媵此不從適待年者

丙午晉侯獳卒按卒無月不葬者因太子代爲君絕之且爲公在晉送葬諱之故不葬也【疏】晉世家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壽曼爲君壽曼爲君是爲厲公後月餘景公卒

秋七月公如晉月者計在晉久起送葬也方伯爲二伯禮得送葬因諸侯不在故言月以謹之

冬十月冬葬晉景公不書者爲公送葬諱【疏】魯世家十年成公如晉景公卒固留成公送葬魯諱之

十有一年年表晉厲公壽曼元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傳曰中國不存公如往月致月危之也公如晉困于喪事九月乃得歸危之故皆月且以起病辱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厲公新立使卿出列盟諸侯使不貳事于盟而修先君之好先聘而後盟在喪盟聘郤犨起不譏者不親出且王事也【疏】下殺

夏季孫行父如晉報郤犨聘

秋叔孫僑如如齊齊已降公不如齊大夫何以書如齊大夫如不皆大國不嫌也此爲公謀婚起通穆姜結齊歡將以【疏】僑如後奔齊逐季孟也以此起之

冬十月宋世家華元善楚將子重又善晉將欒書兩盟晉楚左傳晉士燮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以合晉楚之成不書者諱中國不能治夷狄而爲二伯之辭也

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晉公羊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出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疏】書聘言宰周公此何以不言宰宰者冢宰天子在喪所特設之官出喪則罷故奔不言宰聘已出喪何以言宰來聘舉其貴者且以見三公不宜出聘也

周有入無出據下王子奔不言出天子無客禮天下皆其統奔不言出至公卿大夫各有菜地則不同此例

此推天子與王子立說其日出言出絕于周信公篇出居于鄭此出奔晉兩言出上下上天子下公卿一見之也天王出居于鄭上一見此下一見蝦朝奔不言出知一見例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下君臣也皆失其道君不君臣不臣也上雖失之謂經書出下孰敢有之謂經言居郊特牲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即僖傳所云雖失其天下莫敢有也下出言居與內公居鄆同鄭不敢有其國而外王今上下皆失之矣下言奔實內諸侯各有封地分域以外非其所有故上字衍文皆失之言奔也【疏】謂言出并言奔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於瑣澤厲公新與楚盟而為此會以聽成諸侯會者多獨言魯衛者不信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夷狄地也從夷狄名則不傳從中國名乃發傳

中國與夷狄不言戰據外敗先言戰皆曰敗之與內同所謂內中國外夷狄內其國外諸夏也夷狄不日凡夷狄相敗不日中國敗夷狄亦不日此中國夷狄異辭例

冬十月有晉楚交聘莅盟之事不書者為中國諱晉侯與楚公子罷盟于赤棘與元年臧孫許盟地同

十有三年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言乞者我不欲之辭所謂摟諸侯以伐諸侯晉新與楚成乃謀所以報秦以私忿徵兵非也成世詳言乞師以起前後之乞師皆不言也疏郤錡起下殺三郤

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言乞師譏晉并譏內中國乞師得救內以師從下伐秦是也夷狄乞師則不救楚是也疏成公篇詳敘乞師

三月公如京師如朝也傳曰用見魯之不朝周也魯方伯朝天子齊晉楚京師東周洛陽稱京師以為行在

公如京師不月據朝王所時如往例時月非如也外如月者有危京師無危道月之起非如也

非如而曰如據上乞師下會伐秦知非實如不叛京師也終春秋之世魯君不如京師過而不朝損天威失臣禮言如使內不叛也秦在周西伐秦必經京師公以伐往因其過言朝以申天子之尊明臣子之義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伐不月月者危也伐秦重事從伐加等而月之 疏 晉世家厲公初立欲和諸侯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之與翟謀伐晉三年使呂相讓秦因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于麻隧虜其將成差

言受命不敢叛周也遂繼事辭如公爲朝往至京師奉王命伐秦遂事由京師起使如受命伐秦也

曹伯廬卒于師劉子云曹宣公與諸侯伐秦卒于師曹人使子臧迎喪使公子負芻與太子留守負芻殺太子而自立 疏 曹世家宣公十七年卒弟成公負芻立

傳曰閔之也卒于師會皆魯屬國以魯主之也故不地而曰師會魯當爲之主故曰閔之不日踰竟也踰竟無論大國小國同不日 公大夫在師曰師此公在師故言師 在會曰會据杞伯卒于會公在會大夫在稱師者齊國佐如師是也公與大夫在則地師會以我與事有哀弔之義內不在則地地晉侯卒于扈不言師會是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不以前事致者起非實朝不朝周從伯國遠伐秦進退失道月者以起其危疏如致皆月者明如非實如則致有危道也凡如致月者皆重事

冬葬曹宣公劉子云子臧見負芻之自立也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將從之成公懼告罪且請子臧子臧乃反成公遂爲君負芻立是爲曹成公

葬時正也再發傳者曹無不葬之例而卒以不日爲正乃皆葬疑有別例故特明之小國以時爲正

十有四年年表曹成公負芻元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莒始書卒以下通月者小夷也不葬者夷狄也穀梁夷狄之不葬在三不葬之外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劉子云林父奔晉晉侯使郤犫爲請還定公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而弗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于亡乎君其忍之夫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定公遂復之疏自言晉晉請之也歸者善辭其歸之道由君召之也不言復者中國也且大夫不以復歸爲文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逆女譏遂皆與弒此何以見僑如僑如卑公室亦譏遂之徒也疏此逆女目僑如者僑如通穆姜娶齊女以自固其寵後又奔齊言此以起之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爲晉伐楚黨喜穆公子字子罕後爲罕氏經書罕達罕虎是也疏爲許所敗不書者畧之鄭伯伐不書者亦畧之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月者譏不親迎以僑如以夫人起其與穆姜通欲卑公室也疏言婦者有姑之辭成公母稱姜亦齊女此譏娶母黨所謂三世內娶

大夫不以夫人有尊卑男女之別禮大夫親猶譏之無以夫人之道也以夫人非正也據以者不以者也刺不親迎也以臣代君逆婦不可獨言夫人言僑臣則必言以直書其事而罪惡見如之挈大夫不致由夫人致之由上致之也一事不再譏書者起夫人與僑如通由不親迎所致

冬十月庚寅衞侯臧卒劉子云定公卒立敬姒之子衎是爲獻公居喪而嬉定姜既哭而息見獻公之

不哀也不內食飲曰是將敗衛國必先害善人天禍衛國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也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衛 疏 衛世家定公十二年卒子獻公衎立

秦伯卒 不名者狄之也殺以後狄秦前二卒猶名以後不名者推而遠之益以疏也秦本中國居王舊京殺以後與晉為仇助楚亂中國為惡日甚遂與中國絕故至成世再遠之不名也前猶使人聘此後與魯絕不專記事純狄之 疏 秦世家桓公立二十七年卒子景公立

十有五年 年表衛獻公衎元年秦景公元年晉三郤讒殺伯宗

春王正月葬衛定公 疏 嗣君獻公無道出奔釀弒逐之禍君臣大變也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下有仲孫嬰齊知此是公孫者魯無仲氏遂前氏仲知其子也稱公孫別一人名偶同 疏 公羊公孫嬰齊則何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何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為人後者為之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之字為氏然則嬰齊曷為後歸父也按後歸父之說傳與二傳皆同以仲

嬰齊爲公孫嬰齊亦同傳以明罪人子孫宜絕公羊以明爲後之義不同耳

此公孫也据孫氏王父知爲仲遂子其曰仲何也据仲疏之此無惡事也同時有兩嬰齊一繼一絕故特目仲以明爲遂絕之子由父疏之也据遂言仲遂父弑君不言公子明當討也子卒不稱公孫明罪及子孫不當使之在朝於卒疏者因其世而討之疏仲氏以下不見絕之也記遂與歸父嬰齊之卒以其世卿也

癸丑公會晉侯衞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据世家成非世子也其曰宋世子者譏易樹子也宋公欲立成故使會諸侯爲世子之儀故世子之也後卒致殺太子成得立宋公不葬葢爲此也春秋不言公子者父在子不爲政非世子不見也陳太子禦寇經言公子此非太子經言太子此加損之例也疏左傳會于戚討曹成公也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劉子云曹伯殺太子而自立晉侯執之歸于京師將見子臧于周而立之子臧

亾奔宋按言執者伯討 疏 曹世家成公三年晉厲公伐曹虜成公以歸已復釋之辭晉凡六言執諸侯

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據執衛侯稱晉人惡晉侯也春秋以貴治賤以侯執大夫伯討也執諸侯以稱人爲伯討弑殺稱人有罪之辭孟子曰民爲貴君爲輕是也以侯執伯諸侯相執之辭惡晉侯執曹伯非曹貴有罪也不言之據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言之急辭也與執戎蠻子歸于楚同斷在晉侯也詞急明晉歸後猶與事不專屬天王爲下反子臧而安曹國張本 疏 河陽執在天子側故不使晉主之此晉自執故使晉自斷不言之也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此正也其不日何也月卒日葬以起不葬 疏 宋世家十三年共公卒華元爲左師魚石爲右師司馬唐山攻殺太子肥欲殺華元華元奔晉魚石止之至河乃還誅唐山乃立共公少子成是爲平公按左傳唐山作蕩山

楚子伐鄭前有宋西門之盟此又伐鄭者楚無信也宋華元合晉楚之成成息兵三年楚首敗之謀由子反所以不免也 **疏** 子反伐鄭晉不報楚事在左傳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月卒日葬非葬者也經卒稱宋公舉上也葬後言宋公舉下也舉上故其正不正於卒言之舉下故其繼嗣之事於葬見也宋公殺太子肥立少子成經諱其事不書故不葬以起其爲無臣子也 此其言葬何也月卒爲夷狄不日不日者不葬日葬危不得葬皆不葬者也 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宋公易樹子共姬同有罪焉不葬宋公夫有貶絕則恥辱及于婦夫婦一體榮辱所同故傳曰夫人與有貶也 葬共姬則其不可不葬共公何也夫人之義不踰君也據隱夫人亦不葬 爲賢者崇也春秋方賢伯姬若不葬宋公著其嫡庶之亂則伯姬不能正所謂女而不婦者也諱其惡而葬共公以爲賢伯姬起所謂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也由賢婦而推以錄夫共公是也以臣錄君季札是也以友

錄友曹羈是也以父錄子曹會是也以君錄臣楚椒是也

宋華元出奔晉此未至晉以晉言者致其從晉也華元者華督之後督不氏此乃氏著其討賊以明華之當討也疏唐山攻殺太子肥將殺元元乃奔晉晉非仇國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未至于晉何爲以自晉言之以魚石復入相起也且以著其討賊之實疏華元在河上魚石自止之歸而逐石殺山見華元之功

宋殺其大夫山山者蕩伯姬之會孫公孫壽之子蕩澤也何以不氏爲蕩氏諱也蕩伯姬子孫皆賢蕩山覆其宗故春秋爲之諱也疏華元至河魚石止之還誅蕩山華督弒君不氏後稱華孫以明討賊之義故殺太子亦賊也其例當絕爲爲伯姬諱故不言蕩華蕩皆不氏一見于前一見于後兩相比以見例

宋魚石出奔楚魚石蕩山皆桓族一有氏一無氏明爲蕩諱之疏魚石公子目夷之後桓族宋不見公子公孫別氏以後乃見經魚一見奔後絕於宋魚石止元元請討罪人許之入而討山魚石畏討出奔楚晉楚敵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爕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會例時此月者爲盟也不言盟者諱之也以吳敵中國起吳之強以諸侯而下盟吳爲中國諱也鍾離徐州國疏魯世家十五年與吳王壽夢會于鍾離吳始會中國大夫會皆名始此

會又會據不言盟又不言同楚無此例外之也公羊曷爲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內外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疏會以上皆同盟之國楚以同盟外之吳後起變文殊會與王世子同明其夷狄僭號諸侯不可與之會也故言殊以別異之內自內外自外因其殊會故大夫以名氏見鰌一見系未詳

許遷于葉因楚敗盟故鄭逼許浸淫以有鄢陵之戰此其先見也疏年表許畏鄭諸侯徙葉

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許復見也鄭伐許不已避鄭遷于葉疏左傳許靈公畏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十有六年 年表 宋平公元年

春王正月雨木冰 劉子云冰者陰之盛而水凝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此是人將有害則陰氣脇木木先寒得雨而成冰也是時叔孫僑如出奔公子偃誅死 疏 一日時晉執季孫行父止公比執辱

雨而木冰也 公羊同劉子云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成冰也 志異也 穀梁說雨木冰者木冰介甲冑之象 傳曰 据此足見舊傳不但說大綱總例於細事異聞皆有之如長狄及此是也 根枝折 或說以爲災根枝折枝爲冰所壓折根因過寒而死倘書也凶短折物死爲折月者小異也大異日小異月此非雨例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滕子之不名用狄道絕之也非其本無名也成以前以狄狄滕成以後以狄狄秦故前卒滕子不名以後乃名前卒秦伯名後卒秦伯不名也春秋始終有一不名之國滕秦從此世交代小國始卒不日至此日者少進也以後五卒皆日矣按本傳以滕爲用狄道不名公羊以秦用狄道不名二傳各言一端實一事也此世丙滕子如莒夷狄猶中國之比

鄭公孫喜師師侵宋前楚敗盟伐鄭晉不救楚又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故伐宋晉救宋因有下戰疏據左傳互有勝負不言畧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劉子云後晉敗楚師於鄢陵執曹伯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乞師爲救宋內因僑如事至于後期故戰不言公後有執行父事春秋有彙敘之例如成世獨詳乞師是也疏按成世詳見晉國大夫共見八族十五人据左傳尙有見傳不見經人郤氏同姓有三卿五大夫葢當時晉僭天子立十二卿經不爲之諱者大國尊有三卿九大夫上大夫如次國之卿例得書于經故不爲之諱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疏晉世家厲公六年春鄭倍晉與楚盟晉怒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伐鄭厲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郤至日發兵誅逆見彊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于鄢陵鄭世家十年盟于楚晉厲公怒發兵伐鄭楚共王救鄭晉楚戰于鄢陵楚兵敗晉射傷楚共王目俱罷而去

日事 据戰大事例 遇晦曰晦 日而晦者著以傳著也据言朔知亦言晦也泓言朔鄢陵言晦晦朔為月之終始錄之以謹始終之義也日食言朔不言晦者日食朔日事不可言晦 【疏】公羊以晦為異與劉子說同 四體偏斷曰敗 据敗言師此言楚子知有瘡 此其敗則目也 泓戰宋公身傷不言此言者以中國傷夷狄則著之以夷狄傷中國則諱之此在中外異詞例 【疏】師說相傳傷目此非經例所推而知 楚不言師 据敗績例言師 君重于師也 据君將不言師言君傷則師敗可畧言 【疏】春秋爾言晦左氏說皆晦日公羊說皆記異不書晦穀梁一同左傳一同公羊蓋以己卯晦震夷伯廟云記雷震之異則以晦為異晦與公羊家說同鄢陵言晦與泓戰言朔同以為晦日左氏推己卯為月晦劉子云甲午正晝昏晦瞑陰為臣制君也成公不寤其冬季孫公子偃季氏專魯始于僖公成於成公此其應也則此條亦從公羊說當時學有五家故說有不合于傳者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劉子云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持酒而進之子反曰退酒也陽穀曰非酒也子反又曰退酒也陽穀曰非酒也子反受飲之醉而寢共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

病於是共王往駕入幄聞酒臭曰今日之戰所恃者司馬也司馬至醉如此是亾吾國而不恤吾衆也吾無以復戰矣於是乃誅子反以爲戮還師夫陽穀之進酒非以妬子反忠愛之致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疏】楚見十二公子圍比棄疾三人爲弑見側王夫申追舒四人以殺見結由殺于白公在春秋後十二人中以善終者嬰齊貞午三人而已楚例不見公孫以氏見者六一族而已得臣以戰敗見殺側嬰齊弟宇子反一見經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劉子云成公幼謀伐鄭也不言盟以公不與盟【疏】韋昭說晉將伐鄭使欒黶乞師于魯公如會僑如通於成公母穆姜欲去季孟氏而取其室姜氏送公使逐季孟公以難告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曰不可此皆君也公懼待于壞隤儆守備而後行故不及戰郤犨受僑如之賂爲之譖魯於晉侯曰魯侯後至者待于壞隤將待勝者也晉侯怒不見公

不見公者據宋公言弗遇平邱公不與盟內言不與此異可以見公也言不者告可辭可以

見公而不見公此與平邱公不與盟相比譏在諸侯也公羊何爲不恥公幼也時公幼諸侯

依不與童子爲禮之例不見公案公即位成君十七年不可復言童子故言不見以責諸侯受僑如之譖而拒公也

公至自會平邱執後乃致公此公未歸何爲致之所以雪不見之恥也公不與會而同于伐鄭伐鄭後乃執季孫而止公故於此先致公以避君臣同止之事公雖不見諸侯而安然得歸則下之執專爲行父也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言尹子者以王命臨之也既託晉爲二伯又見王臣者示二伯所以尊天子命也尹子者尹氏也不言氏者盟會從正辭不可以氏在諸侯之上故子之也且以見氏爲貶尹子卿也稱子者天子卿

曹伯歸自京師劉子云曹人數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國吾歸爾君於是子臧反國晉乃言于天子歸成公于曹子臧遂以國致成公成公爲君子臧不出曹國乃安子臧讓千乘之國可謂賢矣

不言所歸據衛侯言歸于衛歸之善者也不言歸于曹與內致同文非失國辭出入不名據朔出入名以爲不失其國也據爲出國常文與見執異辭爲公子喜時在內也故異言之

歸爲善衛侯歸于衛是也自某歸次之若曹伯自晉歸于曹是也此言失國之例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劉子云僑如貨晉大夫使執季孫行父而止之漢書朱雲傳龔勝等說春秋之義姦以事君常刑不舍魯大夫叔孫僑如欲顓公室譖其族兄季孫行父于晉晉執囚行父以亂魯國春秋重 疏 執不月月者因公在重之故月也而書之

執者不舍而舍據意如言以歸 疏 沙隨與平邱相比見義彼不言舍則此爲異公所也劉子云晉執季孫行父又止公公羊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邱悕矣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成公將會厲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爲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据左傳言公還待於鄆經于十二月乃致公故劉子以爲公見止 疏 顏師古說晉受僑如譖而止公按公所者公在是也也 疏 如王所然言舍舍者臣舍于君明公在苕邱見執也魯

世家宣伯賂晉欲誅季文子文子有義晉人弗行**執者致而不致**據凡執皆致**公在也**公在
鄆待季文子歸而歸文子賢乎子惡故
異辭君臣一體如公同在若邱者然疏公還鄆不致下乃致公會致猶上致
之此不致是公同在若邱之辭**何其執而辭也**據舍為省釋之詞執當言以歸意如在平邱言以歸此乃
言舍**猶存公也**季子社稷臣為僑如欲壞公室以賂求晉殺之
公雖歸猶待于鄆言舍如君臣同在之辭故目
若邱以存公也疏猶者公實不在若邱也與猶存遂楚同**存意**謂經致存行父意疏一說當作意如上衍
存字下脫如字謂意如言以歸不存**公亦存也**據下臣會君致言臣所舍如君在也疏一說亦為不字之誤
謂意如言以歸者以意如執郎致君下
又致意如石經余本也作無君之辭**公存也**傳存乃在之誤言所以存
公者因公一說意如惡經不存之以與公忤君臣不同志
在若邱也疏後有逐君之事文子賢君因其公忠體國為奸
人所陷不忍自歸待其歸而後與同返二事相同賢否各異
故經異文以起下傳云意如惡卒何以日亦以不賢而惡之
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劉子云繆姜者齊侯之女魯宣公之夫人成公之母也聰慧而行亂故謚曰繆初成公幼繆姜通于叔孫宣伯名僑如僑如與繆姜謀去季孟而擅魯國晉楚戰于鄢陵公出佐晉將行姜告公必逐季孟是背君也公辭以晉難請反聽命又貨晉大夫使執季孫行父而止之許殺仲孫蔑以魯事晉爲內臣魯人不順僑如盟而逐之僑如奔齊魯遂擯繆姜于東宮 疏 晉人赦季孫知僑如奸狀故魯人得盟而逐之僑如得臣子宣五年立九見經奔齊召其弟豹于齊立之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 僑如奔晉與內盟平其難扈晉邑當與若邱近盟言行父致言公如君臣同在故曰存公 疏 郤犫受僑如之賂而譖公僑如出已乃與之盟曰郤犫起其殺也

公至自會 公以伐鄭出當致伐不當致會此致會者謂扈盟也臣執君待于境更使人請於晉論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不再致行父盟曰臣致目君皆君臣同執之辭也

乙酉刺公子偃 二刺皆在公子以明刺禮亦以見公室之弱也僖以下公子二刺一奔惟遂乃得二世見三桓

之專也【疏】章昭說穆姜送公使逐季孟公以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惟申儆而行是以後期

大夫日卒正也君弒卒皆以日明正不正大夫卒殺奔皆以日明正與惡其例一也臧孫紇出奔以日言正不正先刺後名據買先名後刺殺無罪也劉子云季氏殺公子偃【疏】顏師古說公子偃宣公庶子成公弟公子與僑如之謀故見誅按章說是偃未嘗與謀因姜氏之言疑誤殺之故傳以為無罪若與謀則有罪矣

十有七年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衛成公會孫一國三卿前見孔氏此又見北宮氏者蓋既見殺故以北宮為下卿也以下常見北宮氏者孫甯既絕以北宮為正卿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尹子單子皆王

言公不背柯陵之盟也公不欲再伐鄭傳曰何以知其盟復伐鄭也以後會之八盡盟者也公不欲從伐而不敢倍盟起公篤于中國晉失伯者之德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以伐鄭致者起前不周事也月者以起先致公而後卒嬰齊之義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魯以三家爲三卿以外皆大夫然則嬰齊何以卒賢者之子孫其身又有賢行也公羊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爲之請左傳詳其求季文子是也左傳云還自鄭至于貍脤此同公行反在塗病卒也同時有兩公孫嬰齊左傳稱此爲子叔嬰齊或偶名同或由字誤音轉不可知疏韋昭說嬰齊叔孫聆也

十一月無壬申據十二月丁巳朔知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公羊待君命而後卒大夫同公出伐楚十月至魯竟而卒不以當時卒必公入乃卒之臣子之義也臣不先君故先致公而後卒之也其地據不地國未踰竟也踰竟地國卒於齊是也未踰竟乃地地垂與此是也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劉子云後楚滅舒庸晉弑其君宋魚石因楚奪君邑莒滅鄫齊滅萊鄭伯弑死

邾子貜且卒 邾以上正例不日襄以後乃例日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不言及者尊卑敵也一國三卿晉何以同姓見三卿晉國尊也二伯比于公一公三卿九大夫大夫大夫五錫例得見經例有十二人故同時一姓有三卿大夫也言此以起族大之禍晉鄢陵三軍將佐欒書士燮郤錡荀偃韓厥郤至荀罃居守郤犫欒黶乞師士匄欒鍼同時見經者已入人矣

疏 晉世家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郤至有怨及欒書又怨郤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乃使人間謝楚楚來詐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欒書欒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之周徵考之果使郤至於周欒書又使公子周見郤至郤至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郤至欲殺之八年厲公獵與姬飲郤至殺豕奉進宦者奪之郤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予將誅二郤未發也郤錡欲攻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郤至曰信不反

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我死耳十二月壬午
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襲攻殺三郤胥童因以劫欒書中行偃
于朝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益也
對曰人將忍君公弗聽謝欒書等以誅郤氏罪曰大夫復位二
子頓首曰幸甚幸甚郤以後不見罷斥郤
族也三郤同爲大夫見以非禮過盛誅

自禍於是起矣 劉子云晉暴殺三卿厲公以弒 疏 自當作晉字之誤也傳曰齊禍自此起矣與此同五行志劉說周單襄公與晉郤錡郤犨郤至齊國佐語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三郤其當之乎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實疾顛厚味實腊毒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迂怨其誰能忍之

楚人滅舒庸 成世言滅者惟此一見中國有伯不言滅楚無世不滅所以夷之舒當屬揚州劉子云楚滅舒庸日食之應 疏 宜八年取舒蓼矣此又取其庸上繫舒以別於蜀庸也言滅者有小夷君存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此與三弑及相起殺大夫不月月者以弑之月加于殺上見同月也

據世家左傳胥童皆以去年閏月殺何以書於正月見弑與殺一事也孔父先死言弑及此言殺者惡也此欒荀殺之何爲稱國以殺道君爲亂君之弑由童致之童之殺亦由君致之也胥氏以後不見

疏晉世家厲公使胥童爲卿閏月乙卯厲公游匠驪氏欒書中行偃以其黨襲厲公四之殺胥童而使人迎公子周于周而立之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日無月者上繫於正月先殺童而後弑者童之殺君者爲之也不如孔父者君之弑童爲之也兩列其文皆稱國者君臣自相弑殺之文所以正君臣之道也

疏晉世家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欒書中行偃弑厲公葬之以一乘車厲公囚六日死死十日庚午智罃迎公子周來至絳刑雞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爲悼公辛巳朝武宮二月乙酉即位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晉襄公少子不得立號爲桓叔桓叔最愛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立而避難于周客死焉寡人自以疏遠毋幾爲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助寡人于是逐不臣者七人修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

稱國以弒其君補欒書弒小國稱國爲衆辭太甚君無道當言人臣之惡當曰名氏 疏 晉世家晉欒書中行偃弒其君厲公

君惡甚矣因外嬖故欲去羣大夫而立之胥臣謀在盡誅欒荀大臣無罪書殺更立所嬖此大惡也欒荀弒之亦由胥童之殺然則州蕭之弒蓋胥童主之故不目欒氏也 疏 春秋貴仁晉侯以私意一朝而殺三卿又欲盡去大夫失君道大臣離散起而爲弒非臣弒之乃自殺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劉子云國佐殺慶剋靈公與國佐盟而復之孟子又懟而殺之 疏 國語云柯陵之會單子云國子立于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

公如晉爲晉悼新立公往朝之

夏楚子鄭伯伐宋納魚石也 疏 成世二見伐宋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劉子云楚宋取彭城以封魚石 疏 劉子云宋後爲齊楚魏所滅三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濟陰東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本宋也春秋經曰圍宋彭城地理志分野

復者此與欒盈相比彼言入于晉入于曲沃皆惡辭以外大夫歸入無言復者衛元咺以大夫而從諸侯之辭者惡其無君並惡晉也復中國也出奔楚楚爲夷狄此正辭其有自夷狄歸入而不言復者所自國無罪之辭自中國歸而有復者中國亦如夷狄也【疏】宋世家平公三年楚共拔宋之彭城以封宋右師魚石地理志楚國彭城下云古彭祖國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悼公新立於諸侯有加禮【疏】同年見二十晉子未踰年三見不稱子二伯不稱子別于方伯也案自此年後晉見欒荀士韓趙魏六族所謂六卿專晉也郤氏亾於成十七年胥氏亾於成十八年先氏亾於宣十三年狐氏亾於文六年里丕陽箕皆祇一見

秋杞伯來朝傳同時累見也此下月者明有喪謹之【疏】終春秋杞國五朝莊二十七年僖二十七年文十二年成四年成十八年皆時一稱子四稱伯

八月邾子來朝踰時此其月者邾有喪未期而來朝非禮也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庶人古者有喪君三年不呼其門王制曰天子無事相朝正也凡有事則不相朝故於此譏之也

築鹿囿因數有難往來費重囿用不足而虞利也

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疏魯世家十八年成公卒子午立是為襄公是時襄公三歲也

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說見前

冬楚人鄭人侵宋助魚石也獨出鄭者起爭鄭時陳蔡許告從楚也疏楚宣世最强成世三見伐鄭而見伐宋滅舒庸入鄆而只以鄢陵戰敗也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因救宋乞師疏既見士匄又見士魴士氏有二大夫矣成世詳錄晉卿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虛朾宋地悼初立合諸侯盟救宋不日悼公賢有信靜也齊君不自行而使人者以大國不同方伯也

疏 晉語始合諸侯于虛朾以救宋宋使張老延君譽於四方且觀道逆者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爲文也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三年公始合諸侯四年諸侯會於雞丘於是乎布命結援修好申盟而還令狐文子卒公以魏絳爲不犯使佐新軍使張老爲司徒使范獻子爲候奄公譽達于戎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盟之於是乎始復霸四年會諸侯於雞丘魏絳爲中軍司馬公子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斬其僕公謂羊舌赤曰寡人屬諸侯魏絳戮寡人之弟爲我勿失赤對曰臣聞絳之志有事不避難有罪不避刑其將來辭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而伏劍士魴張老交止之僕人授公公讀書曰臣誅于揚干不忘其死日君乏使使臣狃中軍之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不說請死之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兄弟之禮也子之誅軍旅之事也請無重寡人之過反役與之禮食令之佐新軍

丁未葬我君成公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七終

華陽林思進覆斠

渭南嚴式誨斠鐫